

贺兰人的唱灯影子

冯骥才



需要等到天黑下来才能演；室内就好办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拿东西遮住窗子，再吊一条白被单（一称布幕，贺兰人称之为“亮子”），后边使光一照，便可开演。看戏的人坐在布幕前边，演戏的人在布幕后边。

演皮影戏的人不算少，拉弦、操琴、司鼓、吹号、碰铃、伴唱等等，至少得七八个人一同忙。但主角是站在布幕后边正中央的“师傅”。他主说唱，两只手一刻不停地要着皮影，同时兼演全戏所有角色。戏的好坏全看他的了。

我每次看皮影，都要跑到布幕后边瞧上几眼。因为那些在布幕后边出鬼没、又哭又笑的灯影子都是在后边要弄出来的。严严实实的布幕后边总是充满了神秘感，给我以极大的诱惑。

今儿主演这台戏的师傅是贺兰县无人不知的金贵潘福祥的

张进绪，所演的戏叫做《王翦平六国》，说的是秦代名将王翦辅助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的故事。这个故事现今很少有人知道，是张进绪从他父亲张维秀手里原原本本接过来的。张维秀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去世，如今张进绪也是六十开外；个子矮矮，灰衣皂裤，头扣小帽，神色平和，然而他往布幕后边一站，立时好像长了身个儿，一员大将似的，气度不凡。

布幕后边的地界挺小，不足一丈见方，叫拉琴击鼓的乐队坐得密不透风。布幕下边是一条长案，摆着各种道具；其余三面使竹竿扎成的架子，横杆上挂了一圈花花绿绿、镂空挖花的皮影人。张进绪这些皮影人儿和全套的乐器，都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老物件，摆在那儿，有股子唯老东西才有的肃穆又珍贵的气息。尤其这上百个皮影人，生旦净丑，一概全有。好似人间众生，都挂在那儿等候出场。但他们不是被无序或随意挂在那里的，而是依照着出场的前后排队有序。别看他们面无表情、神色木然，只要给张进绪挂下来在布幕前一耍，再配上锣鼓唢呐，以及那种又有秦腔又有道情又有当地的山花的腔调，便立时神情并茂地活蹦乱跳、眉飞色舞、活了起来。

身材矮小的张进绪一旦入戏，便有股子霸气，好似天下事的

兴衰，戏中人的祸福，全由他来主宰。后台是他的舞台。他略带沙哑的嗓子又唱又说又喊又叫，两只手把一桌子的皮影折腾得飞来飞去。看他的表情真像站在台上唱戏演戏一般，给我以强烈的感染。但在布幕那一边，却早化成戏中一个个性情各异的灯影子了。

当我回到布幕前边，坐下来细细品赏，便看出他演唱的高超。他不单唱得味儿如醇酒，大西北的苍劲中，兼有黄河孕育的柔和；那些灯影子的举手投足，则无不鲜活灵动，神采飞扬，而且居然能随着说唱和音乐的节奏，摇头晃脑、挺胸收腹，甚至连手指头也随着顿挫有致。一时觉得，这唱不是张进绪唱，分明是灯影子在唱。于是，灯影、乐声和剧情浑然一体。如今的贺兰县有多少人会有这种功夫？

据说，此地的皮影是一百多年前由一位名叫赵小阜的满族人从陕西带到宁夏来的，后来由贺兰县几位颇具才情的村民接过衣钵，继承发扬，在皮影制作、演唱风格上融入本地的文化与气质，深受百姓热爱。昔时，交通不便，钱粮太少，戏班子很难深入到穷乡僻壤。老百姓便用这种简朴又优美的影戏自演和自娱。这应是一种原始的“影视艺术”。这种“唱灯影子”不单在贺兰县这一带扎根，成了气候，影响还远及很

南、隆德、盐池和内蒙古鄂托克旗等地。据说，当时传承赵小阜皮影戏的有刘派（刘有子）和张派（张维秀）两家。但刘派后继无人，人亡而歌息；张派却传了下来。难得的是今儿的传人张进绪的秉赋依然很高，又深爱这门古艺，所有家传皮影和演奏器具都好端端地保存至今。时下，逢到各乡村举办节庆或喜事的时候，都会请他去演出助兴。届时，他弟弟、妹妹、孩子全是伴唱奏乐的成员。如今这种家庭化的皮影班子已经非常罕见，传承人的水平又如此之高，真叫我们视如珍宝了。

于是，我扭过头对在身边的贺兰县的县长低声建议，要全力保护好张家的皮影戏。一是要在经济上贴补传承人的后代，保证其薪火不断，二是设法将张家的老皮影保存起来。演出使用的皮影，可以到陕西华县按照本地的老样子订制一批新的。希望县里考虑给张氏皮影建个小小的博物馆，保存和见证贺兰人“唱灯影子”的传统。三是为张氏皮影多创造一些演出机会，使其保持鲜活。四是把皮影送进当地学校，送进课堂，培养孩子们的乡土文化情感。

话说到这里，忽见白晃晃的布幕上，秦王王翦向敌军首领掷出手中宝剑。这宝剑闪着寒光，在布幕上飞来飞去。一时，锣鼓声疾，唱腔声切，气氛是紧张与急迫，忽然哑地一响，飞剑穿透敌首脖颈，顿时身首异处，插着宝剑的首级在空中停了一下，然后“啪”地掉在地上。这一幕可谓触目惊心。满座看客都不禁叫好。我忽想到：这么好的贺兰人的唱灯影子，可千万别只叫我们

名家新作

母亲生前非常喜欢高雅、圣洁的马蹄莲，每每看到叔叔与婶婶在香港举行婚礼的照片便由衷地羡慕道：你七婶手里捧着的那束马蹄莲多漂亮啊！是啊，身穿白色婚纱的七婶，把头微微倚靠在七叔肩上，手里的马蹄莲越过婚纱，在七叔的黑西服映衬下，反差分明，格外醒目。

而母亲的婚礼从仪式到服装，都是中国传统型的——喜庆有余，浪漫不足。最终攥在手里的是被掀开的红盖头，而不是散发着浓郁芳香的马蹄莲。

同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父亲也缺乏浪漫情调，从来不曾想到要送一束鲜花献给妻子。母亲第一次接受鲜花，是在她六十岁生日那天。那时，我才回北京在工厂上班几年，母亲还没有从郊区农村回京，往返一趟非常困难。

早晨六点多，我风风火火地赶到东直门长途汽车站，从这里开往郊区顺义杨镇只有这一班车。左手提着一盒从新侨饭店订做的生日蛋糕，肩上斜挎一个书包，右手抓着一束马蹄莲。

车站上几乎所有候车的旅客，都好奇地打量着我和我手中的马蹄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鲜花还是非常罕见的送人礼物。但我知道：母亲为此期待了至少半个世纪！尽管她不像画家的婶婶，属于吟诗作画的知性女性。

母亲生在北京一个极普通的家庭，年幼丧父，寡母带着她和一个哥哥艰难度日。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家境是不可能让女孩子去上学读书的。左邻右舍虽然都夸奖这个

极普通的女孩，劝外祖母让女儿进学堂，但因经济拮据而放弃。十八岁时，母亲就被外祖母包办婚嫁给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本来就不是自由恋爱的婚姻，再加上嫁到夫家时，家境已经衰败破落，哪还有什么马蹄莲的位置呢？一九六九年，父亲成了社会政治动乱的牺牲品。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流落到陌生的远郊务农。然而，即使在那个年代，母亲对于马蹄莲的向往依然没有泯灭。劳动之余，弟弟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开始画画，有一天母亲对他

说：“你能画一束马蹄莲吗？”

弟弟说能画，但他的兴趣更多的是脸上写满风霜的农民肖像和一望无际的田野。在我多次催促下，他才勉强草草画了几枝马蹄莲，只是素描没有涂色。母亲忧郁地看了看这张静物写



生，默默地收藏起来。但我分明看出她的遗憾。

找机会送给母亲一束马蹄莲，成为我埋藏很久的心病。借借生日之际，总算如愿以偿。但我的高兴来得太早，极其拥挤的汽车不仅挤扁了四方形蛋糕盒，还挤折了珍贵的马蹄莲。一个半小时囚车般的遭罪结束，我托着变形的蛋糕盒和枯萎的马蹄莲，沮丧地回到了家。

母亲接过这束溃不成军的“鲜花”，只是责备我不该瞎花钱，净买一些不中用（也不中看）的东西。“我过什么生日呀，你费劲跑回来干嘛？”但我知道，她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她把残败的马蹄莲清理一番，插进了花瓶。

第二次给母亲送马蹄莲是十年后。她被诊断出肺癌晚期住进了医院。我骑车一手扶把，一手举花赶到医院，然后捧着正待开放的马蹄莲跑到病房。衰弱、疲惫的母亲竟然为之振奋，仔细端详了花朵后，自然又是一番责备：不要乱花钱！这花几天就败了，你挣钱也不容易。

我再买马蹄莲，我只好从命。以后再去医院探视，就把弟弟那素描拿出来对我说：“其实，我更羡慕的是你七婶的人生。她与聪明、懂事又勤快的女孩，劝外祖母让女儿进学堂，又有共同爱好，俩人恩恩爱爱，没有孩子拖累，一起去各国写生卖画，哪像我这一生……”

母亲病情急剧恶化，两个月后，就连饮水都困难了。最后一次见到我手捧马蹄莲出现在身边时，她已没有了任何反应……

去年，母亲去世整整二十周年。清明这天我来墓碑前祭奠，天气异常阴冷，正当我用水轻轻擦拭墓碑时，天空开始纷纷降下细雨。吐出淡黄色花蕊的马蹄莲花瓣，在细雨“滴答”敲打中渐渐低垂。望着母亲的遗像，我心中默默地

说：“妈，我又送来您最喜欢的马蹄莲了。这回我是开车来的，再没有人能够挤坏了，它们在细雨中会盛开很久的。”不知是眼泪还是细雨，我的双眼模糊了，低头再看，手中的马蹄莲也在细雨中默默哭泣。

心香一瓣

一个唐代的罐子放了上千年，如果不碰它，总还是那个样子不会变；可是一种戏一种舞一种民俗艺术就不一样了，甭说千年，就是经过百八十年，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因习尚而变，就像女大十八变那样不断地改变，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你说京剧、时调、年画、清明节近百年有多大的变化？这便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不同。物质遗产是静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传承的、嬗变的。在这动态的演变过程中，对其影响最直接的传承人。传承人最大的特点是水平有高有低。如果这一代艺人秉赋高、悟性好，甚至还有创造性，家传的技术便被发扬光大；如果下一代天赋低、悟性差、缺少才气，水准便一下子滑坡滑下来。有些地方的民间艺术尽管名气挺大，一看却平庸平庸，便是此理。为此，看各种民间艺术当下的水准，也是我重要的考察点之一。由此而言，如今贺兰人的皮影——唱灯影子就叫我喜出望外了。

我国的皮影遍及各地，唱腔各异，材料不同，各有各的称呼。诸如北京的“纸窗影”、湖南的“影子戏”、福建的“皮猴戏”、甘肃陇原的“牛窗戏”、黄河流域的“驴皮影”等等；宁夏的贺兰人则叫它“唱灯影子”。这“唱灯影子”的叫法非常形象。首先是“唱”，戏是唱出来的，“唱”就演戏；然后是“灯影子”，皮影戏不是人直接演的，而是借助灯光把羊皮或驴皮雕刻的戏人照在布幕上的影子来演。瞧，贺兰人多干脆，用“唱灯影子”四个字儿就把它说得明明白白。

皮影的表演有在室内也有在室外。皮影要用灯光，在室外必

武夷山茶界藏龙卧虎，高人极多：你面前貌不惊人者，很可能进过中南海布茶，或是为异国元首解说过茗香，要不就是曾向名导张纪中传授过茶艺。而小妹，只是个默默的民间茶人。

但小妹在我们这个文学圈子里很有人缘。她本叫龙爱萍，但大家熟悉小妹这个网名，真名倒没人叫了。小妹本是农民，因为做茶，就到武夷山度假区开了家“乡土茶坊”，晚上，埋头写作。一次，本地一位厅级领导干部从我这儿要了当地文学作者名单，在武夷山请大家吃饭。却唯独小妹因为看店来不了。领导饭后专门驱车，去看打烊后写诗、散文，还写长篇武侠小说的小妹。

再说茶界。小妹虽经商，为人却诚恳质朴。武夷山游客南来北往，小妹从不欺客。客人来了，她一概热茶相待：她泡的茶，都是到自家茶山采的，老公精心制作；因此，茶原料好，功夫好，茶叶自然品质精良——香气醇厚，回甘快畅，岩韵悠长，特别受到茶客青睐。许多游客买了她的茶，喜欢得不得了，便口口相传，名气越播越远。

小妹的茶店里，总是高朋满座，笑语飞扬。茶客呢，一拨接着一拨，生意格外好。一回，来了群南京客人，熟人般进店就唤“小妹”！小妹愣了，领头的美眉笑着说：我姐介绍我们来的呢！原来，她姐姐在北京，先前也是同学介绍前来的。

那次海峡茶博会，来自厦门的铁观音茶高手，闻名上门而来，与小妹拼茶。老公在著名的天心村赛茶，龙小妹只是谦柔地一笑，送比茶。一时间茶香弥漫，杯盏翻飞：铁观音茶香里漂浮着岩茶的郁馥，岩茶的香气里涌动着铁观音的芬芳。高手遇

强人，互相尊重；客人佩服地与龙小妹久久握手，相约鹭岛再敬以佳茶。

我去武夷山，有空必到小妹茶店喝茶。

前不久又到武夷山，恰好一个中午有空，便去看望小妹。因为每次都来匆匆，这个中午却很悠闲，小妹很高兴，说：李老师，今天让你享受一场茶的盛宴！

小妹从清香型开始泡起，芬芳如三月的兰花，沁人心脾，令人宛如漫步春天的原野；再换火工柔美的，茶香袅袅、幽深森远，好似于江南水乡撑船悠然而行；接着是一泡极品“百岁香”——百年老枞，精制岩茶，香气悠远、岩韵绵长，恰若花艳叶红、泉飞瀑长的金秋，天空澄明，心情阔远……

近三个时辰，品六泡佳茗，每道茶间，小妹皆从容一娓娓叙来：

老师，嗅到了桂圆的清香了吗？

果然一缕桂圆香气飘起，直往鼻孔里钻。现在变化成栀子花的香，后面的是什么香气啊……真是奇妙！清幽的栀子花香气余音未了，杏花的清丽、水仙的淡雅……她们又优雅闲曼，纷呈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惊喜纷纷！

我说：感觉到岩壁深处的气息了——湿漉漉的，青苔斑驳，岁月悠远，地气深切；而青苔的芳香，仿佛大自然最初的气味，令人迷恋不已……

神奇的岩茶、美妙的岩茶、丰富的岩茶——虽然这些感受我曾经历，但在短短的时间里如此体验一遍，委实是一场茶的盛宴、心灵与艺术、人与自然的深度接触！

然而，小妹却从容轻轻地

说道：茶固然美好，但她只是健康饮品而已；她不是灵丹，更不是神药，也不是补品；她只是大自然的给予，是绿色给予人类的美的回报——所以，我们要善待她，要理解她，要与她对话——从思想、情感，到处事到为人，学习她，尊重她；这样，我们就真正走进茶的内心，真正与茶零距离接触了。你说是吗，李老师？

是，是的！小妹说茶，是我听到的许多精彩茶话中别出心裁的一回；茶，以及人生。

凭海临风

听小妹说茶

李龙年

春光

(外二首)

李少君

只要享有这明媚春光
我就算不上一个精神上的穷人
即使只是一个柳下小径间茫然徘徊的落魄者
只要拥有这满庭桃花
我就是个物质世界的富有者
虽然不过是坐在春风中低头饮茶自吟自歌

三角梅小院

三角梅占据这个院子的中心
清风则是这里的特色
在这海边的小院里
绿叶和青藤从海滩一直爬到墙角
码头从小院直接伸到海中央
海风清爽啊，小弟欲挪待客忙
我躺在一张吊床上晃悠悠
在辛苦忙碌了一天之后
这是上天给我的最好的恩赐

远望

天空含着一个古老的月亮
我含着一颗怀乡的心
在忧惚之中隐约望见：
山路上，父亲头顶着月亮
在前面走着
我跟在后面，拖着长长的瘦小的影子



故乡情(油画) 王胜利作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作家采风专稿之十

散落在赣北的奇葩

戴晓云

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弘、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饰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绘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雕刻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

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民居雕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梁头、屏门的雕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梁架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

所谓“天井”，就是在房子上顶开个口子，这个口子不是随便开凿的，大概是长方形，周围有很好的木刻装饰。功能有二：一是采光，让屋子亮堂通透；二是雨水直接流

进堂屋天井下的池子，这一方面排水，另一方面就是民间所谓“聚财聚气”。

民居的天井，是南方建筑的主要特色，和北方建筑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和文化内涵。

尽管南北方的建筑风格十分迥异，但仔细观察，还是能看出相同的智慧。

南方建筑和北方建筑在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南北方建筑都遵循着四围式，不同的是北方用房子围成一个院落，称之为“四合院”。南方以带天井的堂屋为中心，围成一个闭合而通透的完整建筑。

位于都昌苏山乡的这些清代建筑，大多是一进式，中央是带天井的堂屋，在堂屋的两边，通常设计有八间厢房。偶尔见到两进、三进式，所谓两进式，就是从大门进入堂屋后，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民居雕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梁头、屏门的雕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梁架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

这些建筑高度大多超过六米，气势恢弘，天井周围大多雕饰细腻，梁头雕龙画凤，制作精良，显示出主人当年的富庶和心胸。

这散落在赣北的徽派古老建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又一处珍贵



文化遗产，我不知道别人靠近这些建筑是什么感觉，于我而言，则是又惊喜又心痛，惊喜的是在江西的北部和南部，都发现了大量南方建筑的影子；心痛的是，这些建筑正在日渐毁坏，天长日久的房子，里面至今住着人，农民们希望政府能拨款把他们迁走，他们也不愿意在这古老得惨烈的房子里居住，有钱些的就把老房子进行改造，装上空调暖气什么的。我想这就是生活对老房子的毁灭吧。更有甚者，一些没住人的房子里的木雕(民间俗称的“花板”)整块整块地被偷走，房子里的古老家具搬走，毁坏，不知所终。而木质的构建在一天天腐烂、老去、死去。这或许是一件很无奈的事。

让我们共同等待和期盼，这些散落在赣地的徽派建筑能够早日获得重视，得以留存。